

文化里的胃

怀念沈公

赵珩

认识沈公昌文先生有整整二十年了。

三个月之前还在沪江香满楼参加了三联同仁为他举办的生日聚餐，只是因为疫情的影响，规模范围很小。除了沈公父女，就是三联几位新领导和与他共事多年的同仁，如朱伟、潘振平和郑勇等。扬之水和我也都应邀前来。扬之水当年在《读书》时，也曾是他的麾下，大概只有我是局外人了。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沈公，没有想到他竟然衰老成那样，人已经瘦得脱了形，在女儿沈懿的搀扶下，显得那样的憔悴和龙钟，几乎不敢相认了。其实，他的记忆力早在几年前已经不太好了，有次我们一起参加某图书颁奖会，我和他都是颁奖嘉宾，坐在一起，聊天时，他竟问了好几次我的年龄。那时，他已经察觉到他真是衰老了。

沈公去后的几天中，网上关于他的消息几乎刷屏，其中有三联的同仁故旧，有三联的作者，而更多的则是与他根本不认识的读者。其实，这才是最让人感动的。

也许是我也曾经做过出版工作，是不大喜欢跑出版社的人，因此在二十年中虽在三联出过几本小书，但与沈公接触的时间并不多。即便是相聚，也大多与出版无关。倒是承他之邀，参加过不少次他组织的“饭局”。

2001年，我的一本小书《老饕漫笔》在三联出版，此前也没有想到这本随笔会有什么影响，是孙晓林先生和董秀玉总经理给予支持才得以成书。但始料未及的是出版后居然有了些影响。于是三联为此举办了两场读者见面会。一场是我与范用老、书评人黄集伟在西单图书大厦举行的；一场则是与沈公和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张越在三联书店举行的。那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沈公。

虽然没有接触过他，但是沈公的大名确是早已熟悉，从改革开放初期《读书》的创办到后来三联出版的繁荣，他不仅是三联的一面旗帜，也是当时出版界的领军人物。直到他退休之后，都被誉为“出版界的教父”。

沈公是位风趣的人，那次读者见面会是我第一次领略到他这方面谈谐。那日不知是谁的发明，座谈主题叫“胃里的文化”。但是轮到他发言，他的第一句话就让气氛活跃了起来，他说，“你们那个题目太深奥了，我不懂，我不懂什么胃里的文化，我这就是文化里的胃而已。”于是气氛一下活跃了起来。沈公也东拉西扯地说了许多关于吃的趣事。三个人的对话如同聊天，读者听得津津有味。

沈公爱吃，但算不得真正懂吃，他对吃的要求也不高。有人曾开玩笑地说他“不是在外面吃饭，就是在去吃饭的路上”，虽然有些夸张，但是沈公的很多出版活动确实是在饭桌上谈的。他对吃并不十分讲究，虽然吃的还算宽泛，但是对江南菜和上海菜还是情有独钟。此后，很多次吃饭，尤其是江浙、上海本帮菜，他常常邀我参加，而每次参加的人也大都不同，可以说是形形色色，各界都有，谈笑间，许多事也就定了。沈公是出版界的帅才，饭桌上，颇有些“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的气概。

2004年的秋天，突然接到沈公的电话，要我赶到隆福寺附近的“娃哈哈”去吃饭，我就估计到可能是有事相约。果然，他和朱伟又邀了法国国家电视台二台的著名栏目《美食与艺术》的撰稿人和制片人蓝风，找我的目的是让我在法国国家电视台二台做一期访谈节目。我们之间的互相介绍都是沈公来穿插导演的。而且沈公是个急性子，说好第二天就让蓝风到我家访谈拍摄。我估计似这样与三联无关的文化活动，沈公也做过不少，他是个热心人，也是好事者，促成了不少这样的事。第

二天，蓝风在桑德琳（姜文前妻）的陪同下在我家搞了一整天，桑德琳充当翻译，又是谈，又是拍，折腾了很久。蓝风一句中文不懂，我是一句法文不会，而桑德琳的中文又出乎意料的不好，所以沟通有些困难。至于效果如何，蓝风回国后后期制作，我就不得而知了。类似这样的事还有不少，因此，沈公招宴，单纯只是吃饭的并不太多。

沈公在出版界的联系很广，他有着旧时代出版人的工作作风，但又能适应最新的出版潮流。这种杂糅的风格正是他一贯的风格，也与他从小在上海这样的出版环境里成长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在退休之后，仍每天背着个双肩背的背包到三联“上班”，一直关注着出版界的风向和动态，更多的是联络了许多作者和读者，没有一点架子和那种假正经的做派。尤其是他的热心、真诚，更是让许多人都难以忘怀。

我的一位久居英国的老同学多次让我给他介绍沈公，想从他那里更多了解七十年代北京朝阳门内大街的内部图书服务部始末。我怕给沈公添麻烦，一直迟迟没有给他介绍，后来经不住他的再要求，只好给沈公写了封信，让他自己去找沈公谈。没有想到的是沈公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竟然在楼下的咖啡馆里和他聊了近四个小时。这让我那位老同学极为感动，也让我感到对一位八十多岁老人的歉疚。对于那时的“黄皮书”和“灰皮书”，沈公非常了解，而这些“内部发行”的旧事也只有他能说得清楚。

沈公主持《读书》的时代正是改革开放，百废待兴的年代，而立于潮头的《读书》也犹如春风，为读者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为作者开辟了一片全新的土壤。可能当时与他一起工作的同仁都能感到他那种独特的工作作风，轻松而愉悦，然而又接触到一个崭新的天地。他的用人、识人也为三联培养了几代优秀的出版人。因此，沈公在三联也受到大家的爱戴。

沈公是个喜欢开玩笑的人，但是又不失于厚道，他每在饭桌上总会自嘲，说些让大家哄笑的段子，但是从来不会背后议论别人之短长或是臧否人物，与他共餐会觉得轻松愉快，正如他所说的“文化里的胃”，也如中医所说的“胃者，受纳之官”，一切营养会于此分解融化了。沈公的胃，“是文化里的胃”，信然。

真正对于吃，沈公并不十分在行，记得那时在东华门大街路南开了家上海本帮菜馆子就叫“石库门”，我曾两次受邀前往，但是做的并不算好，是本帮菜和杭帮菜兼而有之。沈公对这里却颇有好感，经常邀人去小聚，另一个也是就近的缘故。我记得每次最后会有道八宝饭，沈公很喜欢，说做得好。其实，实在是不敢恭维。也正因此，我给他在旧历年前送过两次我家自制的八宝饭，豆沙是自家制作的，他非常高兴。

三个月前，在为他准备的生日晚宴上，郑勇让我点菜，我是最不喜欢这个差事的，但是为了沈公，无奈为他点了些他会爱吃的东西。那日，沈公吃得很少，在沈懿的帮助下，也都稍微浅尝了些。他的话很少，但是有些事还都能依稀记起。人瘦得很，还能显出腹水的体态，并不像在他离世后大家说的“无疾而终，在睡梦中安然离世”，只是沈公并不谈他自己的痛苦而已。沈公是个永远把快乐留给他人的可敬老人。晚宴结束后下楼时，扬之水说，她也很久没有见到沈公了，没想到他变成了这个样子。她问我，沈公大约还有多少时日？我说，大概过不了半年吧。他的离去也是在意料之中的事。

沈公走了，但是那么多人怀念他，这就足够了。

序跋精粹

猫，这种可爱的对人若即若离的小精灵，近年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乃至精神生活中所占的位置已经越来越突出，不仅全国养猫人群日益壮大，网上网下关于猫的各种书籍、画册、影像、视频也层出不穷，衍生的文创产品更是丰富多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猫对我们的重要性已与日俱增，或许将来有一天在人类生活中，猫所受到的宠爱会与狗平起平坐，甚至超过狗而成为与人关系最亲密的动物也不是没有可能。

更应该指出的是，古今中外许多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都是“猫奴”。以欧美和日本为例，远的且不说，十九世纪以降，他们就为我们留下了为数相当可观的以猫为题材的文艺精品，举其荦荦大端，写猫的名著，有刘易斯·卡罗尔《爱丽丝梦游奇境》中的猫、波特莱尔《恶之花》中的咏猫诗、夏目漱石的《我是猫》，美国女作家莉莲·布朗基至写了大受欢迎的“猫侦探”系列；画猫的名绘，有比亚兹莱、马蒂斯、毕加索、马尔克等笔下的猫，都举不胜数。戈蒂耶所说的“猫是一种哲学的、整洁的、安静的动物”，海明威所说的“猫是绝对的诚实：人类会出于这样的原因或那样的感情有所隐藏，猫则不会”，多丽丝·莱辛所说的“人和猫虽属不同族类，但我们企图跨越那阻隔我们的鸿沟”，都富于哲理，引导我们进一步思考人与猫的关系。这一切，无疑是一个很有趣的国际文化现象。

对猫的关注，中国文学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同样远的且不说，新文学勃兴之后，就有不少名家写过猫，其中有小说如老舍的《猫城记》、钱锺书的《猫》，有诗如朱湘的《猫浩》、高长虹的《猫眼睛》，而以散文为最多。早在三十年前，友人陈星兄就编了一本《文人与猫》（1991年1月北岳文艺出版社初版），对现代作家所写的猫文作了初步梳理。虽然他不养猫，但他提出了“中国文人更加善于在猫的身上发挥，所著‘猫文’分外诱人”的观点，我深以为然。

由于我自1992年秋以后开始养猫，所以在《文人与猫》出版十三年后，也编了《猫啊，猫》（2004年6月山东画报出版社初版）；又过了八年，我以“单闻”为笔名又编了《猫》（2012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这两种猫文选集虽然也收入内地和港台当代作家的猫文，但现代作家的猫文却是主要的。综合上述三书所录现代作家的猫文，计有苏雪林、郑振铎、鲁迅、夏丏尊、徐志摩、鲁彦、林庚、马国亮、章克标、宋云彬、周作人、靳以、郭沫若、金性尧、许君远、许地山、丰子恺、梁实秋诸家，如果再加上新中国成立以后写下猫文的老舍、冰心、季羡林、杨绛、孙犁、汪曾祺等现代作家（以上均以写作或发表时间为序），我以为这份名单是十分骄人的。现代文学史上那么多大家名家都与猫结下不解之缘，都写过猫，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猫

陈子善

与中国现代文学进程的密切关系，换言之，猫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虽然大大小小的猫们自己根本不知道。

但是，我并不以此为满足。我深知由于所见有限，拙编一定有所遗漏，一定会挂一漏万，所以一直期待一本搜集更为齐全，更具涵盖性的写猫文集能够面世。而今，由张伟兄策划、孙莺小姐编选的《世说猫语》终于让我如愿以偿了。

《世说猫语》，书名就起得很好，不是古代有《世说新语》吗？《世说新语》写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名人高士的言行逸事，《世说猫语》辑录的则是近代以来猫与人各种遭际的文字记载。此书所收，起自1872年《申报》刊登的《爱猫奇闻》（佚名作），迄于1949年同样是《申报》刊登的《猫》（钱大成作），分为“养猫者言”、“养猫余谈”、“养猫杂俎”、“养猫文录”、“养猫歌谣”五辑，共长短一百五十余篇猫文，真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我更惊喜地发现，有更多的新文学作家写过猫，书中首次收录了巴金、陈西滢、俞平伯、许钦文、徐蔚南、春台（孙福熙）、味橄（钱歌川）、梁遇春、胡也频、徐懋庸、李长之、黑墨、周而复、吕伯攸、马君玠、范泉、司马玆、林祝敌等作家的猫文。不仅如此，以前曾被称为旧派或“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如袁寒云、漱石生（孙玉声）、向恺然、范烟桥、郑逸梅、秦瘦鸥等，也

有精彩的猫文入选，需要特别提出。显而易见，这是又一份更为广泛的骄人的名单，再次有力地证明，居然还有那么多中国现代作家写猫，其中不乏文情并茂、感人至深的佳作，可以置于现代优秀散文之列，猫实在是很深入地介入了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感世界。

当然，《世说猫语》中收录更多的是普通作者所写的猫文，作者大都名不见经传，应该来自各行各业，有的可能使用了笔名，但他们也都喜欢猫，或与猫有这样那样的瓜葛，这往往使他们的猫文更为平实和亲切。这些猫文中既有养猫之常识、趣闻和历史的回顾，更多的是尽情抒发人猫之亲情、人间与猫界的冷暖，社会的激烈变动对人和猫的深刻影响，乃至对流浪猫的爱护，以及种种弦外之音或借题发挥。总之，这些普通作者的猫文同样写出了人与猫的亲密关系，同样很值得一读。

《世说猫语》的编者孙莺小姐自己就是一位爱猫人，这从她的充满深情的猫文《代跋——写给山本小队长》中就可看得很清楚。她花费了很多时间精力编成的这本《世说猫语》，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各界与猫的关系作了新的几近全景式的鸟瞰，具有多方面的史料和赏读价值，颇为难得，故我乐于为之作序，并郑重向今天爱猫养猫的广大朋友推荐。

2020年11月7日于上海梅川书舍

写给山本小队长

孙莺

其实，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一只自己的猫，在身边，在书里，在心里。

我也有一只猫，曾经在，一直在。它是一只流浪猫，浑身白色，鼻子下有一撮黑毛，我叫它山本小队长。

山本小队长经常在我工作的图书馆附近出没，阳光好的时候，它会躺在图书馆的后门晒太阳。办公室的窗，正好能看见它的一举一动，有时摊开身体，四肢舒展，有时蜷成一团，尾巴挡着眼睛，它肆意地独享此时的阳光。我站在窗前，默默看着它。有一次下班，我开车从车库里出来，瞥见山本小队长蹲在出口的石阶上，它在抬头看天空，夕阳逆光，如一幅剪影，我看见了它的孤独，让我有些难过。是不是只有孤独才能看见孤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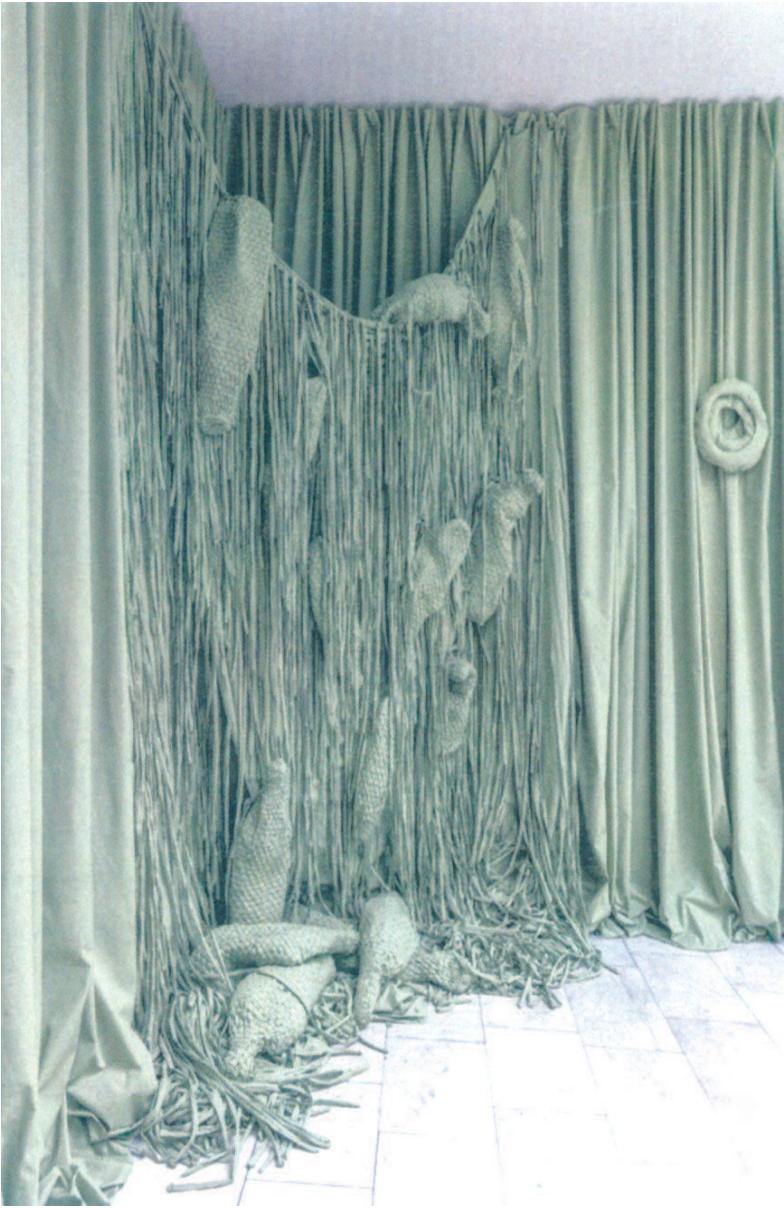
说不上来是哪一天，我去便利店买咖啡，顺便买了一包猫粮，绕到后门去看它。这是它第一次见我。当然，还没等我走近，它就飞快地跑了。我把猫粮倒在一个纸盘里，放在它平日晒太阳的地方。

后来，我常常去便利店买咖啡，总不忘记给山本小队长捎一包猫粮，慢慢的，它不再怕我了，只要我“米西米西”地叫，山本小队长就“喵喵喵喵”地朝我飞奔而来。

人员需格外小心的时候。因为潮位低，引桥的倾斜度就会很大，人走在上面问题还不小，而载物的“黄鱼车”从地面下码头，引桥的倾斜度越大，车的冲力也就越大，而这时，光靠人力刹车是刹不住的。工作人员就会用带大铁钩的绳子钩住拖车，慢慢往下放，一直放到码头上车停稳了，才收回绳子。但有时也会出现意外，有一年夏天，我中班下班，见码头引桥上辆装满蔬菜的“黄鱼车”驶到一半，铁钩突然滑脱，那车猛地向下冲去，在车头把车的农民见状，赶忙朝旁边一跳，只见那车沿着引桥一直飞速冲向码头，直接掉入江中，满车的蔬菜浮满了水面。那农民呆呆地站在码头的灯柱下，吓得说不出话来。

乘了十多年从浦西到浦东的轮渡后，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离开了浦东那家工厂，去浦西工作，而结婚后却搬到浦东暂住，又开始了从浦东到浦西的摆渡生活。这时，浦东正处于开发开放的前夜，创始于1911年的上海轮渡，成了全球最繁忙的航线之一……

当一切尘埃落定（装置）约翰·劳斯坦「挪威」



乘着渡轮去上班

任炽越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浦东塘桥的一家铸铁厂工作。报到那天，我特意去打了一铸铁。工厂就坐落在浦东黄浦江畔，要在南市外马路上的董家渡，搭乘塘重线渡轮过江，出码头后穿过上港七区煤码头，在一条名为茂兴的小路上，就到了我即将叩开的社会之门。

当时打浦桥隧道刚刚开通，尚未通行公交线路，轮渡还是市民往来黄浦江两岸的唯一交通工具。全市近二十条轮渡线年客运量可达数亿人次，每天早晚高峰，百万市民过江的场面十分壮观。

我进厂后被分配在炉灶组，上早、中班，避开了常日上下班的渡轮早晚高峰时段。那天第一天正式上班，我五点半赶到董家渡渡口时，天还未亮，对岸港区码头上的灯光，倒映在黄浦江中，闪烁着流动的光亮。我在售票窗口买了一枚绿色筹码，扔在码头入口处的铝质储码斗里，进入候船

室。不一会，渡轮从对岸驶来，靠上码头后，候船室的铁质网格门吱呀吱呀的打开，我顺着引桥走上码头，随即踏上了渡船。

那年代的渡船比较简陋，船中间靠船头部分是驾驶室，一位驾驶员坐在高高的椅子上掌舵开船。船的四周是一排木头椅子，供乘客们休息，船头是开放的，乘客可站立眺望江景。船舶四周呈敞开式，任由江风掠过，只在冬季来临时会盖上一层厚帆布，以遮住刀刮似的寒风。

我那时年轻好奇，每次上船总是立在船头，观望浦江两岸的景色。有时还会站在驾驶室旁，看驾驶员怎样转动舵轮驾驶渡船，船靠岸时看水手如何将绳缆套入码头上的铁缆桩，并使劲收紧绳缆，让船徐徐靠上码头。碰上潮水涨退，船体与码头有高低落差时，水手会站在船舷旁，大声喊叫道：上下当心，注意高低！驾驶员也会走下驾驶台，帮着一起维持上下客流秩序。

进工厂第二个月，厂里帮我们统一购买了轮渡月票。那时，轮渡是从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筆會